

帽

机酒便跑到堂子口喝雨露茶，正要大口地撮手，忽然脚下一滑，跌倒了，不喝了一跳下来，一个人大叫着从里面出来。痛了，大喊都早痛了！桃太郎站在中央大橋上，两手乱摇喊道：“痛啊！痛啊！”便跳到旁边去了，他那个长发匠人天天跑到河边来，他的医术也只算一般，那个程焉匠人有太太的，和桃太郎同居了一个时期，又因为太太身体不好，小郎子真的给送到神龜病院去，他和松山机酒抓住一个外国人不肯放手，日本的医生来过一次，送到新竹病院去看他，也不治活人，死了。

洋行在海防文武通三重世界的机会来了，日本的医生来过一次，他那个医生金则也回

(24×25)

寄了一封  
黑色的  
夜行衣，

No. 215

就还剩这一颗，老鼠遞給我一粒花生糖，阿雄你依我

的。

我不信，我移回了过去塞到嘴裡，又伸手到我的口袋裡，掏出了一粒米，也吃掉。

趙惠蘭正在跟一群三小衛的小公僕賣志，誇耀她很当年的風光：

我们即時請酒得回保天，院上都有人請到桃源春去吃宵夜，体的刷曉粉頭這魔神氣，那時他一樣，想起底股來沾我們的殷勤，沒有元们，他的桃源春到底素的生意？日本仔桃太郎，小鶴子，還有野鳳凰，我們四個人是當時的四大金剛。同風雨裏，桃源春裡過了兩

曉得死，

校

幸  
福  
牌

在四分局的拘留所裡，我們排着隊，老鼠身上所有的財物都搜了出来：兩把菜刀，一盒四色牌，一隻牛角錢包，還有五包国民党飯店的大米，花布、綠布都給警察裝入了一隻牛皮底錢包裡。鷄上了鐵碼。有兩個三重鎮的小流氓，大都搜出了一把九寸長的彈簧刀，馬上登記沒收了。

(24×25)

僥倖的腳步，在卯七階上互相踐踏着。直到底外間，從黑暗中逃過來，一把刀刺到我們的頭臉上，咬喝，軋些的肉割去，逼逐過來，十個刑警把我們圍住。

錯，落了個。

（四）

No.216

的之，  
那丁阿鳳咯？一个極青的什么呀，醜陋的問道。  
阿鳳麼？趙西寧朝着那个小公仔笑出聲道，你那張  
早亮的臉完全一間支撐得悲戚起來，這是便即刻用那  
極嫩稚極的奇俗小公仔中間，擡起代下志鴉般破壁  
的嗓子，又一次高舉起公園裡即一則古老而委靡的傳奇故  
事來。

夜漸深，我們又像走火燈一般，曲青蓮花也，  
白晶打圓球，我們一个踏着一个的影子，急切的，  
盲目的，  
我們感得到一种集体的焦急，集体的渴求，集体的彷徨  
，然而大家都此同愛了摩制一般，身心由已，抱着疲

吐了  
口水

No. 217

了手印，才排隊到審問室裡去。  
‘~~我們~~全受了他的累，就是因为他~~在~~在蓮花池的亭閣裡  
殺傷了人，警察局才在公園裡實行宵禁。我們的罪名是~~在~~  
偷時遊蕩，要受違警處分。有些~~做~~家伙登記有案的，都  
緊張起來，怕被送到外島去管訓。有一丁前科累犯的~~水衙~~  
~~我們~~認命嘆道：‘伊娘咧，這下要唱綠島小夜曲了！’  
訊問我們的是~~一個~~一個胖子，高鼻廣額的警官，  
坐在那裡，像一座銅塔，照着丁小平頭，一張黑得~~圓~~的臉，  
大臉上，~~汗~~汗一條一條往下爬，他不停的喝開水，  
一面掀起~~口~~桌上一塊毛巾來揩汗。他身上~~一件~~鑲得~~圓~~的  
土黃制服，胸前印着兩大塊汗跡。他一聲令下，  
老鷹中了三頭，瘦伶俐的便從裡~~上去~~。

‘甚麼名字？’  
‘~~肝~~官喝開通。’

‘老鼠，老鼠，’  
‘~~吃~~着一口信黃牙齒，’

你~~上~~植的是甚麼名子？’

賴阿土，老鼠念掛這道，我們從不知道老鼠的賴阿土

‘~~听着~~覺得~~很滑稽~~。’

‘作在公園裡是賣錢的麼？’  
‘~~肝~~官喝開通。’

老鼠圓圓地悅起來，回過頭望着我們~~兩~~眼。’

‘才不止那來咬！老鼠哈嚨道，~~嘴~~已一撇，十分不

順的模樣；我們忍不住嗤笑起來，~~肝~~官即張大黑臉也

在定開了，道：

“你，你还有坐的地方……”

“你父亲呢？”胖警官又问道，“你父亲知道你幹这种事麼？”

“你父亲叫甚麼名字？”

老鼠扒耳挖腮，打喷嚏了一阵，胖警官又逼了他一下

“老鼠才無奈的答道：

“我不记得了——”

“你父亲叫甚麼名字你不记得？”

“先生，我從來沒見过我父親，我生下来他就不在了

。老鼠吞吞吐吐的说道，胖警官皱了一皱眉头，

“又问了几个问题，便刑警把老鼠带了下去，十二个上去

的是吴敏，胖警官打量他一下，道：

“你长得如此如此，你的同伙又在哪里？”

④吴敏把头低了下来，胖警官掀起毛巾，擦在自己上的汗珠搭指，他看着吴敏，张大嘴脸上空洞洞的似枯井，非笑的神情来。

“你是○鼠麼？他忽然臭味的问道。

吴敏一下子脸红得通红，红到耳朵下垂。胖警官把吴敏的身份证明看了一下。

“吴金枝是你父亲？

“是，先生。吴敏依旧低着头。

“你父亲呢？他现在在旅馆？”

“你父亲在新竹。”

“那是叔叔叔的地址，

“你父亲呢？他现在在旅馆？”

No. 218

在台北——最敏感的巷道。

台北甚麼地方？

呆呆又重下斗古，不说话了。

No. 219  
你一定重下斗古，你父亲住处，  
警官嚴肅起来，你们年纪輕，不向上，  
做些下流勾当！你们父母知道後多痛心？你们怎  
麼开得起你们的父母？你们父亲死在到底在那裡；  
警官厲声喝道。

台北——最敏感的巷道，含糊不清。

嗯？ 胖警官伸長脖子。

台北監獄。吴敏仰天抵住他的胸口。

该！ 胖警官嘆息了一声，  
看着吴敏，

例可以圓圓了！

輪到原些人向阿雄仔的身上，他突然发起牛脾氣，  
不肯上去，楊教头推着他走通：

傻仔，你上去吧，不要望的。

達達，我不去！ 阿雄仔扭着肩膀，眼睛转得老大。  
達达在这里，他们不会为难你。 听话，快去！ 杨教头哄  
着他走。两位刑警下来，走向阿雄仔，阿雄仔趕忙躲到杨  
教头身後去，偷偷拱背，被发现，被揪住，被推倒。

先生，你们要我来劝他，他的脾氣整個扭筋，移教头  
向两位刑警警官喝道。

体裁用，不准乱打，不准打，不准打，不准打，不准打，  
不准打，不准打，不准打，不准打，不准打，不准打，不准打，

嘴道。

“幹你娘，喝你娘的水！在這裡還賣甚麼？”  
花仔揚了一個鬼臉，不作聲了。  
这下子，戲院看得成了！老鼠嘩通。  
不知道去那一個？桃園那个，還是高銀那个？老飯挖

嘴道：

“你們這批社會的渣滓，應該把你們全部擰掉！  
昨晚，我們全體圍在拘留所裡。大家席地而坐，擠成了一團，一齐在咬着牙酸和臭。有幾個忍不住了，東歪西倒，張着嘴，流着口水，睡一覺一覺地打瞌睡。三小時那丁小公凭花仔却哭着嗓子似的在哼唧小調。一忽兒三青無奈，一忽兒又想起，小玉耐不住了，

No. 720  
代最後

7.20

黑猩々，互相扶持着，推着挤着，走到了那胖警官的跟前，胖警官朝他們看了一眼，咧嘴了，露着兩排白牙，黑猩々互相扶持着，推着挤着，走到了那胖警官的跟前，他這付德性，你真該去教訓他。放公訓了我們几句，沒通。

支吾，他不知道，楊敷斗嘆道：他有羊癲瘋病，我們離開一刻，他一隻眼，舌头都咬斷了！  
我们一个个地上去，胖警官也向得厭煩了。

向到我們的家世，都扯了一大堆謊。

桃園

听说~~那~~那个比较好，我说，那裡头还有职业道德训练

收。

猪

你们谁，今不会送到大虎頭去？老鼠咬了一下舌头，

像銅牛那樣，我看那个小子已往拿去銀子了。

你这个死賊，下一个辦法送~~去~~小玉榮。

要否？

~~那~~四个人一窺望，老鼠叫開嘴泛道，兄弟

们有難同當！

这起~~那~~貳莽的！楊教头突地一睜眼罵道，如一直~~並~~着头在打聽，你们又沒有殺人放火，犯了甚麼滔天大罪，要送到大虎頭去？還刀把~~頭~~嘴~~上~~！師傅想法子弄你们出去就是了！

No. 221

我們~~那~~几个人並沒有下臺，因為我們的師傅楊教头請出了一位有手有臉的人~~來~~，把我們保了出去。

(24×25)